



## 古巴共产党开展“思想战”战略

李锦华(2007.11)

### 古共开展“思想战”战略的背景

苏东剧变后，古共失去了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和支持，加之一直妄图推翻古巴政权的美国利用苏东剧变给古巴造成的严重困难趁火打劫，加大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干涉的力度，使古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古共更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思想战”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开展“思想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如1996年3月，古共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强化政治思想工作，并专门讨论了在改革开放时期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卡斯特罗指出，“我们正在为祖国和革命的生存而战，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在这次会议上，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置于保卫祖国战斗使命的高度。”古共还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无法替代政治、思想和觉悟的作用。”卡斯特罗说，“物质是有限的，不可能应有尽有，但精神生活是无限的”，“政治和思想精神方面的因素在我国仍然起着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1997年10月，卡斯特罗在古共“五大”闭幕式上说，最重要的是思想，因为思想是富有生命力的。古共还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针对美国发动的巨大的意识形态颠覆运动，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在全体人民中，“开展一场强大的意识形态战役。”卡斯特罗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意识，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精神，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这样的小国有什么用以对付那个帝国，还有什么用以从不发达、贫困、愚昧和文盲状态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怎样自卫？怎样发展？”2003年3月，卡斯特罗在出席全国省长会议时强调说，古巴现在正投身于一场思想战，“我们为此而活着，我们为此而生存。如果我们在思想上打了败仗，就谈不上革命，如果我们打了胜仗，那么我们就可以彻底地谈革命。”

“思想战”是古巴革命先驱者何塞·马蒂首先提出来的。1853年，他出生于古巴哈瓦那的一个贫苦家庭，从15岁起就参加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19世纪末，又投身于反对美国吞并古巴的革命斗争。他曾表示，“如果需要，将先为独立而死，再为共和国而死。”1895年5月，何塞·马蒂英勇地牺牲在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战场上，为国家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何塞·马蒂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对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方向性、指导性意义，他的光辉形象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在古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评估马蒂及其思想对古巴革命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时指出，马蒂是古巴革命的“主谋”，“马蒂现在是，并永远是古巴人民的向导，马蒂的遗训永远不会过时。马蒂的革命精神、声援各国人民的感情、深刻的人道主义和正义道德原则是鼓舞我们向未来迈进的巨大力量。”

苏东剧变后，古共继承和发扬何塞·马蒂关于开展“思想战”的战略，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使之自觉地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早在1891年，何塞·马蒂在墨西哥发表的题为《我们的美洲》的文章中指出：“他坚信思想观念的价值，并坚信思想观念一旦为人民所掌握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他还肯定地说：“思想观念战壕胜过石头战壕。”马蒂还在《纵然匕首刺进我的心脏》一首诗中写道：“纵然匕首刺进我的心脏，又能将我怎样，我有自己的诗句，比你的匕首更强！”马蒂身体力行，他以撰写诗文、与友人通信或发表演说，进行“思想战”，揭露殖民主义的黑暗，弘扬人民及其精神的无比力量，以激励其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解放进行英勇的斗争。如马蒂在其诗文选《长笛与利剑》中，揭露殖民主义不公平的分配时指出：“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反对自由，毁坏自由，激起贫苦人和失望者的愤怒，必须满足劳动者的正当要求”，“人民好比是波浪，是波涛，谁想踩他，谁就会沉入海底。”马蒂的“思想战”对推动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古共开展“思想战”战略的原因

古共认为，开展“思想战”符合古巴的现实国情：

1、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发生了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世界各国共产党包括古共在内的部分党员失去了斗争目标，思想上出现了混乱，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

2、苏东剧变后，美国不仅加大了对古巴经济封锁的力度，而且还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在古巴社会中制造裂隙，妄图分裂古共，使古共与社会、人民脱离，与武装力量脱离。为制造舆论，美国还专门设立了电台和电视台，以平均每年2500万美元的巨资，每周播出1900小时以上的节目，对古巴党和人民肆意攻击，开展心理战，以瓦解古巴现政权。为此，古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思想战”。卡斯特罗指出，古巴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古巴是小国，离美国很近，在其眼皮底下建设社会主义，美国不仅是政治强国，经济、军事力量也很强，新闻媒体也很发达，因此，古巴不能与美国拼武力，对付美国封锁、挑衅、入侵、造谣、诽谤的唯一武器是思想，是开展“思想战”，以此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使其明辨是非，以应对美国对古巴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捍卫社会主义政权。

3、在古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需要开展“思想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逐步加以消除。如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外企或合营企业职工和国营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侨汇增加和个人使用外币合法化，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拜金主义；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城乡出现了富裕阶层，贫富差距扩大；由于引入市场经济因素，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做生意，佣金、回扣、行贿、受贿、卖淫等消极和腐败现象开始出现，刑事和经济犯罪也呈上升趋势。鉴于此，古共认为，开展“思想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使其对社会主义和正义事业给予最高认可，以逐步克服上述消极和腐败现象。

## 古共开展“思想战”战略的方式

古共开展“思想战”的形式灵活多样。主要有：1、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反对美国干涉古巴内政的行径，以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如古巴六岁儿童埃利安随母和继父乘船偷渡美国，其母和继父在海上遇难。美国企图阻挠埃利安返回古巴，以此诋毁古巴的国际形象。鉴于此，1999年11月，古巴以埃利安在古生父有托养权为法律根据，多次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美国政府将埃利安送回古巴。斗争以埃利安胜利返回古巴告终，这对古巴现政权产生了积极影响。古共领导人认为，在这次斗争中，古巴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坚定了社会主义的决心。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使古巴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影响，甚至争得了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约80%的美国公众表示支持小埃利安返回古巴。又如苏东剧变后，美国加大了对古巴经济的封锁力度，给古巴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为摆脱困境，稳定局势，古政府不时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以争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2000年7月26日，古共在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47周年之际，在首都哈瓦那举行盛况空前的10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卡斯特罗亲自参加，抗议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庆祝“7·26”大会上，卡斯特罗严厉批驳了美共和党大会纲领，并称，“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一天，古巴的‘思想战’就不会停止。”

2、通过“公众论坛”和“圆桌会议”进行“思想战”，收到了一定效果。古共领导人说，古巴十分重视开展“思想战”的形式。过去新闻报道主要播出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和会议的情况，由于受时间的限制，难以对新闻进行深度分析。为改变这种状况，古巴创办了独特的栏目——“公众论坛”和“圆桌会议”。“公众论坛”每15天在各市举行一次，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由于市领导的重视，群众积极参与，发言踊跃，气氛活跃，收到良好的效果。“圆桌会议”则就某一热点问题：如国内形势、对外政策、人权、移民等问题，邀请党政领导人、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代表参与讨论，通过电视现场直播，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古共还通过“公众论坛”和“圆桌会

议”揭露美国对古巴进行制裁的“托里切利法”和“赫—伯法”的实质，激发其爱国热情。

3、开展“思想战”与解决人民的实际困难相结合，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赞扬。古共领导人指出，古巴开展“思想战”不仅是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而是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紧密结合。为此，在开展“思想战”的过程中，古巴制定了152项关系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社会计划，覆盖全社会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进一步提高教育、医疗卫生水平。针对近年来存在的就业、儿童营养不良、残疾人保证、老年人生活等问题，还先后提出了72项具体实施计划。卡斯特罗主席不仅亲自参与这些计划的制定，而且密切跟踪它们的落实情况。此外，2000年以来，在卡斯特罗主席的提议下，由共青团、教育、劳动等部门共同负责，创办了“社会工作者学校”，主要招收高考落榜生，让他们带工资学习半年，学习政治、革命史、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毕业后分配到各社区，主要协助区政府做青少年校外管理、老年人生活保障、儿童营养不良、康复等社会工作。这一方面解决了部分青年的就业问题，使这些青年在学习和生活实践中受到了教育，减少了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使人们对社会的实际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促使这些问题尽可能的得到解决，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上述情况表明，苏东剧变后，古共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思想战”，用精神的力量鼓舞士气，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凝聚人心，坚定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失为是一项捍卫革命胜利成果、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措施，它为古共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克服美国封锁对古巴造成的种种困难，发展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代世界》2007年第11期）